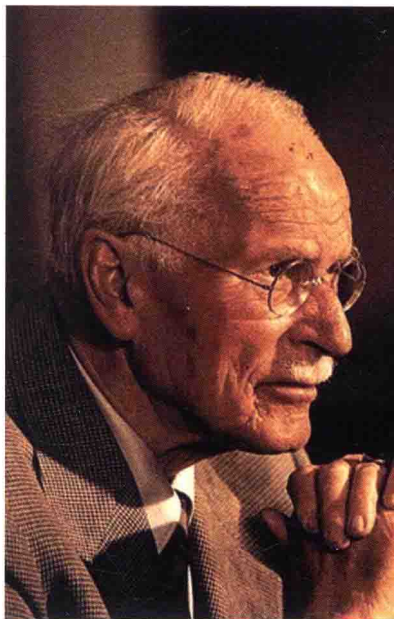


从解梦开始
荣格自传

[瑞士] 荣格 ◎ 著
Carl Gustav Jung

林 妙 ◎ 译



Carl Gustav Jung

Erinnerungen, Träume, Gedanken

从解梦开始
荣格自传

[瑞士] 荣格 © 著
Carl Gustav Jung

林 妙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解梦开始: 荣格自传 / (瑞士) 荣格著; 林妙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7
书名原文: Erinnerungen, Traume, Gedanken
ISBN 978-7-5399-9231-0

I. ①从… II. ①荣… ②林… III. ①荣格, C.G. (1875~1961) — 自传 IV. ①K835.2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7158 号

书 名	从解梦开始: 荣格自传
著 者	(瑞士) 荣格
译 者	林 妙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231-0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我的一生就是无意识自我实现的故事。无意识中的所有因素都会设法寻求外在表现，而人格也要求从无意识状态中演化出来，作为一个整体去体验自己。我无法用科学上的话来追述我身上的这一发展过程，因为我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科学问题来体验。

我们在自己的内在视野里是什么样子，我们人类在永恒方面又是什么样子，这只能通过神话的方式表现出来。神话比科学更个体化，能更精确地表达生命。科学上谈的是平均概念，太笼统，不能很好地解释个体生命的主观多样性。

所以，今天，在八十三岁高龄之际，我开始讲述我的个人神话。我只能采取直陈式，只能“讲故事”。故事是不是“真的”，这并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我所讲的是不是我的神话，我的真实。

传记写起来实在不容易，要评价自己，一来没有标准，二来没有客观基础，根本没有合适的基点可以对比。我知道自己在很多事情上不似他人，但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不能拿自己跟其他生物相比，人不是猴，不是牛，不是树。我是个人。是个人又怎么样？与其他一切存在一样，我是无穷无尽的神性里的一小块碎片，但我不能拿自己与任何动物植物或石头作对比。

只有神话里的存在，才会比人类拥有更大的范围。那么，人怎样才能对自己形成明确的看法？

我们是一种精神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我们无法控制或者说无法完全控制。因此，我们无法对我们或我们的生命作出定论。真有什么定论的话，那我们一定会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这顶多只是一种自夸。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人生的故事始于某处，始于某个我们恰好记得的特定的点；即便此时，当中也已经相当复杂。生命最终会怎样，我们并不知道。因此，人生的故事没有开端，它的结局也只能略知一二。

人的生命是一个充满疑点的实验。只有在数值上，生命才是一番宏大壮观的现象。从个人来看，生命如此匆匆，如此不饱和，却能够存在并发展下去，实在是一种奇迹。这样的事实在很久以前，我还是个年轻的医学学生的时候，就已经颇有感触。我觉得，自己竟然没有过早夭折，实在是一大奇迹。

我一直认为，生命就像一株以根茎维系生命的植物。植物的真正生命是看不见的，它深藏于根茎之中。露出地面的那部分只存活一个夏天，便枯萎凋零——像一道转瞬即逝的幻影。想起生命和文明永无休止的生长和消亡，我们难免会有一种万物皆空之感。然而，我始终感觉到，在那永恒的流动下，存在着某种生生不息、永存不逝的事物。我们看见的是花朵，花朵是会消逝的，但它的根茎却永恒。

最后，我的一生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那永恒之境闯入这短暂的世间时所发生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谈的主要是些内在体验，其中包括我的各种梦和幻觉。这些东西构成了我科学研究的原初物质。它们就是那炽热的岩浆，待加工的石头正是出自这样的岩浆才得以成形。

比起这些内在事件，其他所有记忆，不管是走过的路，遇过的人还是周围的环境，都已经苍白不堪。很多人参与过我们时代的故事，并且留下了文字，我们的读者若想了解详情，可以向他

们要来看看，或者找人口述。我一生中所发生的外在事件，记忆大都已经模糊不清或荡然无存，但我与“另一”现实的相遇，我与无意识之间的较量，却不可磨灭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那个王国总是宝藏遍地，其他东西一经比较就会失去意义。

同样，对于其他人，只有他们的名字从一开始便进入了命运的名册里的人，才会不可分离地树立在我的记忆之中。因此，与他们的相遇同时也是一种回忆。

内在体验对我身上发生的外在事件也留下了印记，并在我青年时期及往后的岁月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早就认识到，生活中的疑难杂症如果从内心得不出答案，那这样的疑难杂症最终不会有多大的意义。外在事件是无法替代内心体验的。因此，我一生在外在经历上出奇地贫乏。我不能在这方面费过多的口舌，那样会使我觉得空洞而无实质。我只能通过内在发生的事情去了解自己。正是这些内在事件构成了我独特的一生，而它们也正是本自传中将要谈及的内容。

目 录

序言 / 1

第一章 童年时期 / 1

第二章 中学时期 / 18

第三章 大学时期 / 76

第四章 精神病治疗 / 104

第五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135

第六章 直面无意识 / 158

第七章 著作 / 188

第八章 塔楼 / 210

第九章 旅行 / 225

1 北非 / 225

2 美国：普韦布洛印第安人 / 233

3 肯尼亚和乌干达 / 239

4 印度 / 259

5 拉文纳和罗马 / 269

第十章 幻觉 / 274

第十一章 论人死之后 / 283

第十二章 晚期思想 / 309

回顾 / 336

第一章 童年时期

我六个月大时，父母从康斯坦茨湖畔的凯斯威尔迁往莱茵瀑布上的劳芬城堡，住进了那里的一所牧师宅第。那一年是1875年。我是从两岁或三岁开始记事的。我记得那所牧师宅第，那里的花园、洗衣房、教堂、城堡、瀑布，还有那小小的沃斯城堡以及教堂司事的农场。这些记忆只是一片混沌之海上漂浮的小岛，它们各自漂流着，相互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

这时浮现的也许是我生命中最早的记忆，但印象确已相当模糊。我躺在婴儿车中，地点是一片树荫里。那是一个晴好和煦的夏日，天空很蓝，金色的阳光透过碧绿的树叶洒下来。婴儿车的车篷是揭起的状态。我刚刚醒来，看见了这亮丽的光景，心中有一种无以言表的愉悦。我看见阳光在叶子和花丛间闪烁。一切都那么美妙、那么缤纷、那么迷人。

又一个记忆：我在自家房子西侧的饭厅里，坐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正用勺子把加了面包屑的热牛奶往嘴里送。牛奶口感很好，气味也很特别。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牛奶的气味。也就是说，那一刻，我开始对气味有了意识。这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记忆了。

再一个记忆：一个美好的夏日傍晚，姑姑对我说：“来，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她带我出了门，来到屋前那条通往丹斯恩的马

路上。远处的地平线上，阿尔卑斯山脉正沐浴在日落的余晖之中。那个傍晚，阿尔卑斯山看得特别清晰。“你看那边，”我听到她用瑞士方言对我说，“那些山全成了红色。”那是我第一次在意识的状态下看见了阿尔卑斯山。后来，有人告诉我，村里的孩子第二天会由学校组织到苏黎世附近的尤特利山去郊游。我也很想去。令我伤心的是，他们说我这么小的孩子不能跟着去。我无可奈何。从此，霞光映照下白雪披身的山峦附近的尤特利山和苏黎世，便成为了我心中遥不可及的梦幻之地。

时间再往后一点，又出现了一个记忆。母亲带我去图尔高探望几个朋友，他们在康斯坦茨湖边有一座城堡。在湖边，我怎么也不愿离开，谁拉我也不走。船行之处，激起层层涟漪，荡漾到岸边，水面上波光粼粼，水底的沙子被浪花冲成了小小的沙脊。湖水向遥远的远方无限地延展。如此辽阔的水域，对我来说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快乐，一种无与伦比的壮美。那一刻，我在心中坚定了一个想法：我以后一定要生活在湖水之滨。我觉得，没有水，人根本无法生存。

又一个记忆出现了：陌生的脸孔，喧嚣的人群，大家情绪激动。女仆跑过来惊呼：“渔夫们发现了一具尸体，是被瀑布冲下来的，他们打算把尸体搬到洗衣房里！”父亲应道：“好的，好的。”我想立即去看一眼那具死尸。母亲拦住了我，坚决不让我到花园里去。等所有人离开后，我迅速溜进花园，来到了洗衣房。但门已经被锁上。我绕着洗衣房走了一圈，在屋背后发现了的一条伸向斜坡的敞开式排水沟，我看见血和水正从沟中涓涓地流出。我觉得有趣极了。这时的我还未四岁。

另一幅情景：我发烧了，又哭又闹，不肯睡觉。父亲抱着我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哼着他学生时代那些老掉牙的歌曲。有一首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我特别爱听的一首，它总能使我安静下来。“万籁寂了，人在梦乡……”它的开头是这样唱的。直到今天，我还能想起那静静的夜里父亲对着我哼唱的声音。

后来，母亲告诉我，我那时得了一般性湿疹。我心里一直有一种朦胧的暗示，暗示我父母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我1878年的那场病，必定与父母的短暂分居有关。母亲在巴塞尔的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月，她的病大概与婚姻不顺脱离不了干系。我由一位姨妈代为照顾，她是个老处女，比母亲年长二十多岁。母亲走后，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从那时起，每每有人说起“爱”这个词，我都觉得不能相信。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给我的感觉是她们生来不可靠，而“父亲”，则意味着可靠——但无能。这就是我开启人生时遇到的障碍。后来，这些初始印象都得到了修正：我信任男人，男人却辜负了我的信任；我不信任女人，女人却不会令我失望。

母亲不在的那些日子，家中的女仆也在照顾我。我仍然记得她将我抱起来，把我的头倚在她肩上的情景。她乌黑的头发，橄榄色的皮肤，和我母亲很不一样。即便现在，她额上的发际线，她的喉，她黑黑的皮肤和她的耳朵，也仍然历历在目。她的一切对我来说，既非常熟悉，又感觉很陌生。她似乎只属于我个人，而不是我们一家，似乎与其他一些我无法理解的神秘东西存在着某种关联。这一类女性后来构成了我心中的阿尼玛^①。她所传达出的那种明明一直熟悉却又很陌生的感觉，就是后来象征我心中全部女性特质的阿尼玛形象所具有的一种特征。

自父母分居起，记忆中还有这样一个影像：那是一个湛蓝的秋日，一位非常美丽、迷人的年轻姑娘，她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和一头浅黄色的秀发，在瀑布底下，沃斯城堡不远处，她带着我，沿着莱茵河边，从金灿灿的枫树和栗子树下走过。阳光在枝头闪耀，金黄的叶子飘落一地。这个女孩后来成为了我的继母。她仰慕我的父亲。直到21岁，我才又见到她。

^① 荣格心理学术语，指男性无意识中的女性特质的人格化象征。（标明“原注”则为原文注解，无“原注”字眼则为译者注解，下文同）

以上是我的外在记忆。接下来是一些比较有力的、无可抵挡的影像。其中的一些我只有一点点模糊的印象。例如，有一次我从楼上跌下来，还有一次，我摔倒在火炉腿的一个角上。我记得我当时很疼，还流了血，医生给我缝了额头上的伤口——这个伤疤一直到我中学最后一年才完全消失。母亲还告诉我，有一次去诺伊豪森，经过莱茵瀑布大桥时，我差点从桥上掉了下去——我的一条腿已经滑到栏杆外面。幸好女仆及时拉住了我。这些事说明了无意识中的自杀欲望，又或者说是来到这世上的一种致命的抗拒。

那些日子，我对黑夜也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我常常听见屋里有什么东西在走动。莱茵瀑布低低的轰鸣声总在耳边回荡，让我感觉四周全是危险地带。不时有人溺水身亡，尸体从岩石上冲下来。这时，教堂司事会在附近的墓地挖一个坑，翻出一大堆褐色的新泥土。一干身穿长长的礼服，头戴高高的礼帽，脚蹬锃亮长靴的黑衣人会神色庄重地抬来一个黑匣子。父亲会穿着牧师长袍站在那里，声音响亮地说话。女人们在哭泣。从人们口中得知，有人正被放进地上的那个洞里埋掉。原来还在的一些人，突然就再也不会出现了。然后，我还听说，他们已经被埋掉，主耶稣已经把他们吃进腹中。

母亲曾经教过我一段祷告词，让我每晚做一次祈祷。我很乐意去做，因为它能使我面对黑夜隐约的不确定时心中感到慰藉：

张开您的双翅吧，慈爱的主耶稣；
请将您的雏鸡，您的孩子，吞下腹中；
“即使撒旦要来吃他，
也无法伤害到他。”
就让天使们这样唱吧！

耶稣带给人心安，他是位善良、仁慈的先生，和住在城堡上

的维根斯坦先生一样。他富有，强大，受人尊敬，夜里还很关心小孩子。对于他为什么像鸟儿一样长着翅膀这个问题，我没有过多地关心。我觉得更有意义、更启人深思的是，把小孩比喻成小鸡让耶稣“吃”，而耶稣像吃苦药一样，显然很不情愿，这很令人费解。但我很快明白，撒旦喜欢吃小鸡，要避免小孩落入他的口中，所以，耶稣虽然不好这口，也只好吃下去，这样撒旦便抓不到他们了。想通了这一切，我心里安定了不少。而现在却听说，耶稣把其他人也“吃”了进去，而“吃”就是把他们放进地下的洞里埋掉。

这个不吉利的比喻产生了不幸的后果。我开始不相信耶稣。他那给人带来心安的仁慈的大鸟形象已经荡然无存，想起他，我就会想到那些神情肃穆，身穿礼服，头戴高帽，脚蹬乌黑发亮的靴子，忙不迭地抬来黑色匣子的黑衣人。

这样的臆想导致了我意识中的第一次创伤。一个炎热的夏日，我像往常一样，独自坐在屋前的路上玩沙子。那条路经过我家，通往山上，消失在山顶的树林深处。因此，从我家可以看得见很长一段路。当我抬起头，我看见一个人，头戴一顶奇大无比的帽子，身穿黝黑黝黑的长袍，从树林那边走下来，看起来像一个穿着女装的男人。慢慢地，这个人离我越来越近，这时我看出他的确是个男人，他的黑色长袍一直垂到了脚边。一看见他，我便害怕起来，一种致命的恐惧感迅速淹没了我，脑海里掠过一个可怕的想法：“那就是一个耶稣会会士。”不久前，我偷听了父亲和一名来访同事之间的谈话，说的是耶稣会会士的一些恶劣行径。从父亲半带愤怒半带恐惧的语气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耶稣会会士是特别危险的东西，连父亲也怕他们三分。实际上，我对耶稣会会士毫不了解，但我从那一小段祷告词中熟悉了“耶稣”这个词。

我想，这个从山上下来的一个人一定经过了化装，所以才穿着女人的衣服。他很可能怀有什么不良企图。我吓得魂飞魄散，慌

慌张张跑回家中，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在阁楼最暗处的一根房梁下躲了起来。也不知道自己藏了多久，但感觉肯定过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当我壮起胆子下了楼，闪闪缩缩地将头探出窗外时，外面已经不见了那黑衣人的踪影。这种惊悚的感觉一直萦绕不去，导致我好几天都不敢出门。甚至，当我再次回到那条路上玩耍时，山顶的那片树林也依然使我感到不安和戒备。当然，那个黑衣人不是什么坏人，而是一名天主教神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差不多这段时间——我不肯定是这次经历之前还是之后——我做了记忆中最早的梦。这个梦贯穿了我的一生。那时，我大概是三四岁的样子。

牧师住所是劳芬城堡附近唯一的建筑，教堂司事农场后面有一大片草地。那个梦里，我就在这片草地上。突然，我发现地上有一个黑乎乎的长方形石洞。我从没见过那样的洞。我好奇地跑过去一看，只见洞内有一道石梯一直通往地下。我犹豫了一阵，便诚惶诚恐地下了楼梯。洞底有一个圆形的拱门，以一块绿色的帷幕掩着。帷幕很大很重，有点像锦缎那样的工艺品，看起来相当华丽。我很想知道门后是什么景象，于是我撩开了那块幕。微弱的光线下，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长约三十英尺的长方形房间。房顶呈拱形，以凿过的石头做成。石板铺成的地面中间，一块红地毯从门口一直通到一个低低的平台前。平台上放着一尊金碧辉煌的宝座，座上好像还有一块红色的垫子，但我不敢肯定。那是一尊相当气派的宝座，和童话里国王的御座毫无二致。宝座上竖着一个什么物体，一开始我还以为那是一根木桩，大概十二到十五英尺高，一英尺半到两英尺厚，个头非常高大，几乎捅到屋顶上去了。这个东西的组合非常古怪：由皮和肉做成，全身赤条条的，上端有一个圆圆的像人头一样的东西，但没有脸，也没有头发。它的顶部有一只眼睛，正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上方。

屋子里很亮堂，可这里没有窗户，也没发现什么明显的光源。但那个东西的顶上有一圈光环在闪耀。它虽然没有动，但我总觉得它随时会像虫子那样爬下宝座，向我爬过来。我怕得要命，全身像瘫痪了般，无法动弹。这时，门外和上头传来母亲的声音。她大声地说：“是的，你自己看看，它就是那吃人的怪物！”这一来，更把我吓得不行。我大汗淋漓地醒过来，七魂丢掉了六魂。此后好些晚上，我都不敢上床睡觉，唯恐这样的噩梦再次出现。

这个梦困扰了我很多年。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看见的那个东西其实是男性生殖器，而几十年后我才明白，这个形象是祭奠用的阳具。我一直分不清母亲指的是“它是吃人的怪物”还是“它就是那吃人的怪物”。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她的意思是说，吃小孩的不是耶稣也不是耶稣会会士，而是那根生殖器。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生殖器则象征了普遍的“吃人的怪物”，这样说来，则黑暗的耶稣、耶稣会会士以及生殖器是同一个东西。

这根生殖器所代表的抽象意义可以从它以王自居，“直挺挺地（古希腊语“*iθύς*”）”立在宝座上看出来。草地上的那个洞可能代表着坟墓。这个坟墓本身是一座地下寺庙，它的绿色帷幕象征着草地，也就是说，象征着绿色植被覆盖下的大地的秘密。地毯是血红色的。拱形又怎么解释？难道我之前到过沙夫豪森的米诺城堡？这不可能，谁会带一个三岁的小孩到上面去呢。所以，这不可能是记忆中留下的痕迹。我同样不知道，那根结构上丝毫不差的生殖器从何而来。尿道口解释成眼睛，上方还明显带着光源，指的是“*phallus*（阴茎）”这个词的词源（古希腊语为“*φαλλός*”，闪闪发光之意）。^①

^① 见《转变的象征》（CW 第五本）第220页。CW指代《荣格文集》，普雷斯頓大学出版社出版。——原注

不管怎么说，梦中的生殖器似乎是一尊居于地下的“尚无名字”的神。它一直存在于我整个青年时期，每当有人过分强调耶稣，这尊神都会再次出现。耶稣对于我来说，从来都不太真实，不太为我接受，不曾令我喜爱，因为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想起那个居于地下的他，想起那不请自来的恐怖的一幕。那个耶稣会会士的“伪装”对我所学到的基督教教义也蒙上了阴影。我常常觉得，基督教教义就是一场气氛肃穆的假面哀悼会，前来哀悼的人戴着或严肃或悲伤的面具，但没多大一会就在面具下偷偷地笑了起来，根本不是真的悲痛。在我看来，耶稣某种程度上就是死亡之神。他帮过我，这千真万确，因为他吓走了夜里的鬼魅魍魉。但他自己也很诡异，他可是一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血淋淋的尸体。我总是听到人们对他的赞美，说他多么仁爱多么善良，私底下却暗暗怀疑。这主要是因为，经常把“亲爱的主耶稣”挂在嘴边的人总是穿着黑色长袍和黑得发亮的靴子，他们总让我想起丧葬之事。这些人包括我父亲的同事和我的八个叔伯——他们全是神职人员。多年来，他们一直使我心怀恐惧。至于那些偶然出现的天主教神父就更不用说了，看见他们我就想起那个连父亲都被惹恼甚至被惹怕的可怕的耶稣会。直到多年后受了坚信礼，我才设法迫使自己采取应有的积极态度面对基督教。但我一直没能克服心中那不为人知的不信任感。

害怕“黑衣人”是每个小孩都会有的感觉，算不上那次经历中最本质的地方。最本质的是这样的认识，它像一把利刃插在我幼小的心灵上：“那是个耶稣会会士。”因此，这个梦重要的地方在于它那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布景以及那句令人诧异的解说词：“它是那吃人的怪物。”并不是说，这是个吓唬小孩的吃人怪物，而是说，这就是那吃人的怪物，它就竖在地下的金色宝座上。在我孩时的想象中，首先是国王会坐在金色宝座上，然后，在很远很远的蓝天之上，还会有更高、更华丽、更金碧辉煌的宝座，上面坐着头戴金王冠、身穿白袍子的上帝和耶稣。然而，同样是这

个耶稣，他身上走出来的却是那个耶稣会会士，他一身黑色的女人服装，戴着宽大的黑色帽子，从山上的树林中走了下来。我只得不时抬头，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危险在悄悄接近。在那个梦中，我走下地下的一个洞里，发现了金色宝座上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一个非人的地下的存在，它目不转睛地注视上方，人肉是它赖以生存的食物。直到五十年后，我在一篇研究宗教仪式的文献中看到一段话，里面谈到了构成弥撒象征的基础的食人主题，我才开始明白，那两次经历中开始闯入我意识里的思想根本不是一名稚童所有，这些思想何止是复杂，简直是复杂过头了。是谁在我心里说话？是谁的意志想出了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样子超级智力在作祟？我知道那些笨蛋会一个劲地说什么“黑衣人”、“吃人的怪物”、“巧合”、“对往事的诠释”，以驱赶那些极为不便的东西，以免玷污我们所熟悉的童真烂漫的画面。这些善良的、有本事的、思想健康的人啊，他们总让我想起浅水洼中乐观地晒着太阳的泥鳅，它们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快快乐乐地摇着尾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水洼第二天早上就会干涸，将他们搁浅在地上。

那么，谁在对我讲话？谁在聊着这些远非我所知道的问题？是谁将天上地下合为一体，为充斥于我后半生的汹涌情感作好了所有的铺垫？除了那个既来自天上又来自地下的陌生来客，还会是谁呢？

通过儿时的这个梦，我开始进入到大地的秘密之中。那时发生的是一种地下的埋葬，要过很多年我才能重见天日。今天我明白，发生这样的埋葬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将光明引进黑暗，是进入黑暗之境的第一步。我的理性生活就是在此时开启了它无意识的旅程。

1879年，我们搬到巴塞尔附近的克莱恩-许宁根，但这事我也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倒是还记得几年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一